



同文书库

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
厦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

口述历史：

廈門老街歲月

(第三輯)

廈門大學出版社 國家一級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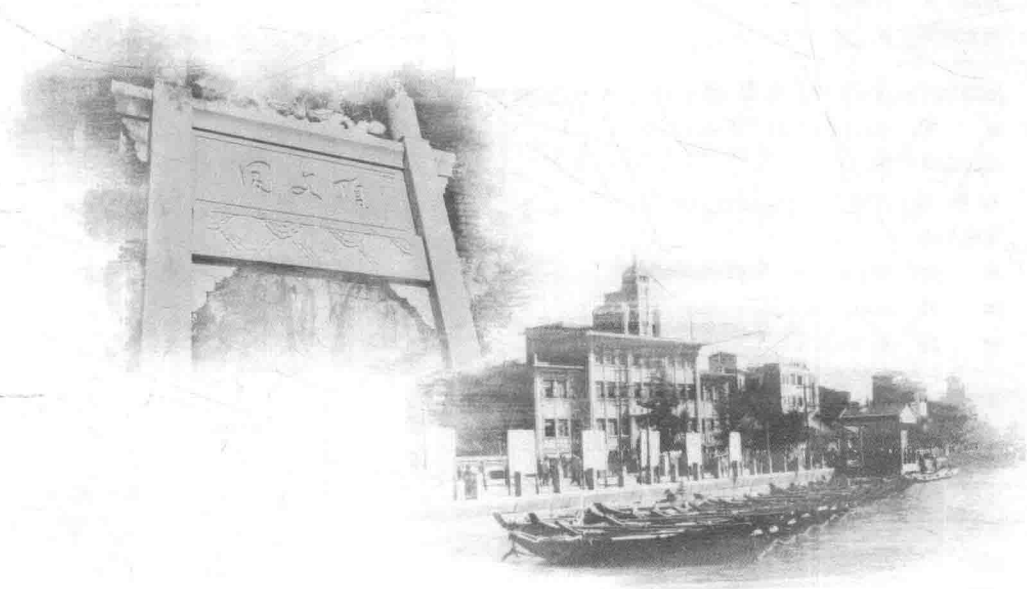
同文书库

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
厦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

口述历史：

廈門老街歲月

(第三輯)



廈門大學出版社 國家一級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口述历史:厦门老街岁月.第三辑/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厦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一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8

ISBN 978-7-5615-7045-6

I. ①口… II. ①中…②厦… III. ①城市道路-介绍-厦门 IV. ①K925.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67516 号

本辑口述史相关视频请浏览厦门社会科学网站口述历史专栏。

网址为 <http://www.xmsk.cn/>。

出 版 人 郑文礼

责任编辑 章木良

封面设计 蒋卓群

技术编辑 朱 楷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406(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xmupress.com

印 刷 厦门集太印刷厂

开本 720 mm×1 000 mm 1/16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203 千字

版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总 序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大时代进程中,我们不仅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更要“记得住乡愁”,正是这深沉、浓郁的文化乡愁,开启了我们的精神文化之源。

厦门融会了多元文化的精神特质,兼具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长处,整合了闽南文化与中原文化之精髓,反映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激荡。认真梳理厦门历史文化脉络,既是厦门城市发展的内在精神需求,又是厦门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时代重任。此次,同文书院推出“同文书库”系列丛书,对弘扬厦门地方历史文化、传承学术人文精神、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必将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我想,重视厦门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和传承,有两个维度十分重要,即中华文明史进程的维度和全球文明史进程的维度,非如此不能激发出厦门文化的更大活力和影响。希望这套“同文书库”丛书的出版发行,能为传承和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为把厦门建成美丽中国典范城市提供重要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与文化条件。

叶重耕

中共厦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社科联主席

目 录

总工会旧址的前世今生

口述人 薛加宾

马兴达

采访人 吴奕纯 / 001

义兰饼家——老字号的浴火重生

口述人 洪永钟

王海敏

采访人 廖 华 / 018

厦门市释仔街99号“王厝”的历史风云

口述人 王欣欣

陈伟雄

采访人 朱志凌 / 036

一甲子的变迁

——中山路西段老住户的回忆

口述人 蔡美钦 何惠珍

林庆添 欧阳周

采访人 陈秀芹 王毅君 / 056

我在中山路的半个世纪

——中山路1号老住户的回忆

口述人 蔡美钦 何惠珍

采访人 陈秀芹 王毅君 / 078



邵循岱：一个鼓浪屿文人的坚守

杨家七代人的木偶情缘

我们经历过的厦门侨批业

“厦大土著”记忆中的厦大

我是老三届

古庙里的公益图书馆

口述人 何丙仲

采访人 李文泰 / 105

口述人 杨亚州

杨斯颖

采访人 王全成 / 118

口述人 骆佳伦

林清溪

郑健辉

采访人 王全成 / 142

口述人 郑启五

采访人 郭 凯 / 154

口述人 陈元麟

采访人 郭 凯 / 183

口述人 杨羽翔

采访人 朱志凌 / 200

总工会旧址的前世今生

口述人:薛加宾、马兴达

采访人:吴奕纯

采访时间:2017年9—10月

采访地点:大同路土堆巷68号总工会旧址

【口述人简介】

薛加宾,男,1936年出生,1974年调到厦门总工会工作,曾任总工会宣教部部长,1996年从总工会退休后,在总工会旧址工作了10余年,参与编写《厦门工运50年》和《厦门工人运动大事记1840—1998》。

马兴达,男,1957年出生,厦门总工会原政策研究室主任、副巡视员,2017年退休。

【内容简介】

厦门总工会旧址位于思明区大同路土堆巷68号,系大革命时期厦门总工会的机关所在地。1927年1月24日,共产党员罗扬才、杨世宁等人在此成立厦门总工会。大会选举罗扬才、杨世宁为总工会正、副委员长,通过了工会章程,组建了工人纠察队。总工会成立不久,会员由5000多人发展到20000多人,基层工会由10多个工人党支部增加到30多个,并成功地领导了提高工人劳动待遇的“二五加薪”斗争。同年4月9日凌晨,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罗扬才、杨世宁被逮捕。6月2日,罗、杨二人被秘密杀害于福州。其他工运领导人,有的被逮捕,有的被驱逐,有的被通缉,工会组织遭受了严重破坏。从此,厦门的工人运动被迫转入地下活动。旧址现已辟为厦门总工会旧址纪念馆。



旧址坐北朝南，建于20世纪20年代初，系主体二层、局部三层的西式红砖砖木结构建筑，占地面积206.72平方米，面宽13.6米，进深15.2米。1999年重修时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保持外观不变，仅把4根承重木立柱和楼面改为混凝土结构。

1961年，思明区大同路土堆巷68号厦门总工会旧址被福建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总工会旧址的前世

薛加宾：我是1974年年底到厦门总工会工作的，当时总工会不在大同路土堆巷旧址，而是设在海后路。“文化大革命”时期总工会和基层工会被“砸烂”，直到1973年才恢复工会组织的活动。1974年，市总工会收回厦门市工人文化宫。当年，我参与了市总工会主办的厦门工人“七二一”大学的创办，之后，“七二一”大学改为工人业余大学。1979年，厦门工人业余大学复办并正式开学。那个时候，工人业余大学办得红红火火，开设了机械、电子、中文、英语、科技日语等专业，部分老师由厦大老师兼职，成为年轻人学习文化、学习科技的大学校，人数最多时有5个班200多人。

1996年，我从厦门总工会退休后，来到土堆巷总工会旧址的这座小红楼。在老宣教部部长王炳信的领导下，我和钱启源两位老同志一起，负责为这个展馆收集历史资料和相关图片，撰写《厦门工人运动史》，参加筹建总工会旧址展览馆。

从接到收集整理厦门工运史的任务后，我们几乎天天跑档案馆、图书馆、厦门日报社资料室，从历年的旧报纸、泛黄的档案资料中查找最原始的新闻报道，寻找当年与厦门工运有关的资料和线索，然后仔细地抄回来进行系统归类与整理。当时没有复印机，也没有手机翻拍，全部用手抄录。所以不少资料，我还是记得较清楚的。

我们在总工会旧址工作了10余年,从收集的资料图片和对一些当事人的采访中,了解了总工会成立的一些情况和背景资料;经历了展览馆筹建的每个过程,感受到土堆巷总工会旧址收回的艰难,能有今天的规模确实不易。

记得那是1984年,时任市总工会主席黄国彬带领几位工会同志走进大同路土堆巷总工会旧址。我第一次走进这里,第一印象是房子实在太破旧。旧址的外墙是由一块一块红砖(闽南话称红砖仔)砌起来的,红砖已经斑驳褪色了,但附近的居民都叫它“小红楼”。

红楼的正门地势低,红楼里的地面上四处积水,根本无法落脚,我们是踩着垫在地面上的一块一块砖头才进入楼里的。一楼是厦门圆珠笔厂的厨房和仓库,大门关闭进不去。狭小的过道上住了一户人家,只有祖孙俩,奶奶在过道上搭了一张小床,孙子则睡在临时搭建的一个小阁楼里。

二楼、三楼可以进入,楼梯是木制的。由于年久失修,楼板松动,走起来嘎吱嘎吱响,很不安全。红楼是砖混式结构,楼里面中间位置由4根木柱支撑着楼板。地板上铺的是闽南古厝常见的红砖,但都已破碎不堪了。掀开破损的红砖,是一条条木板,也多已腐烂了。透过裂开的木板缝隙,底下一楼一览无余。若楼上不小心把水洒到地上,楼下就会渗水甚至滴水;楼上扫地时,灰尘也会从缝隙掉落到楼下。

二楼的地上也铺了一块很长的“跳板”(木板),我们小心翼翼地踩在“跳板”上才走了进去。二楼住了6户人家,因为居住的人太多,所以楼道的走廊堆满了杂物,煤炭炉、煤油炉、洗衣槽、脸盆、水桶,以及晒衣架等日用品,还加上许多搭建和围栏,显得杂乱无章、拥挤不堪。

三楼有个小阳台和古建筑屋顶,实际面积只有二楼的一半,但也住了4户人家。虽说这栋楼有3层,但是扣掉楼梯、过道和诸多隔墙,总的使用面积并不大,却住了11户四五十口人。

1986年,原圆珠笔厂的厨房和仓库从红楼的一楼搬走后,市总工会为纪念厦门总工会成立60周年,便将一楼开辟为大革命时期的厦门



工人运动陈列室。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无法对红楼进行彻底的装修改造，便引出一段小故事。

市总工会有一位莆田籍的小青年结婚不久，因房东要把房子转租他人，小青年只好找我借用展厅的小办公室暂住。但没住几天，脚趾头便被老鼠咬伤。老鼠、蚊虫困扰暂且不说，更有甚者，有一次半夜醒来，竟然看到一条蛇在屋里游走，吐出蛇信欲向他们扑来。两位年轻人吓得不敢动，紧紧缩在床上不敢动弹，次日便搬出了红楼。据当时总工会同志分析，蛇可能是从红楼的右边朝东方向的大同酒家“溜出来”的。大同酒家与红楼仅一墙之隔，在20世纪20年代曾经是大同戏院，改革开放以后，改成大同酒家。大同酒家箱养的蛇没关好，而红楼的一楼较为潮湿阴暗，蛇便溜进来了。

从我们了解到的资料看，这栋红楼是华侨的房子，业主曾委托他的亲戚代理。该楼始建于20世纪初，算起来已有百年的历史了。我曾听一位管理红楼的老同志陈八元说过，20世纪80年代初，曾经有一位从南洋来的华侨走进红楼，告诉他自己是这座红楼的后人，回来厦门看看祖辈留下的老房子。当时住户很多，房子拥挤嘈杂，他看完后也没说什么就走了。估计业主的后人现都居住在海外，已无暇顾及这栋红楼了。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业主的后辈“帮头多”（“兄弟姐妹多，族房多”的意思），无法分房，所以也就算了。

马兴达：我在总工会宣教部工作时，了解到这栋红楼的前身。据资料记载，1958年，厦门房屋产权登记时，发现该楼因抗日战争离乱房契丢失，无法办理产权登记，所以归市房管局代管，租赁给11户居民居住。1960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宣布厦门总工会旧址为首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全国总工会旧址仅存的只有广州、武汉、宁波和厦门4个城市，所以省市领导都十分重视旧址的收回与修建。1961年，红楼就被列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曾任福建省省长的叶飞上将还为它题写了“厦门总工会旧址”的牌匾。1964年，省总工会转发了省文管会的建议函，要求厦门总工会筹备工运纪念馆。至今，全国总

工会旧址仅存广州、武汉和厦门3家，宁波的总工会旧址据说“文革”动乱时被毁了。所以，厦门总工会旧址的修缮与保护显得尤为珍贵。

薛加宾：虽然20世纪60年代初总工会旧址就被列为保护单位，但是真正的保护应该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1984年，曾有市政协委员提出保护这座老建筑的建议，市委市政府极为重视，多次召开会议协调解决楼内住户的搬迁难题。旧址曾进行过3次大的维修。

第一次是1986年年初，厦门圆珠笔厂搬迁出去后，之前曾作为圆珠笔厂的厨房和仓库的红楼底层腾了出来，市总工会便把一楼先辟为工运纪念馆的展厅，而二、三楼仍然住着居民。展厅与居民共处一栋楼，存在许多安全隐患。比如，楼上居民洗澡洗刷用水会顺着楼道的墙体流下来。每逢下雨，地上便积水，就要垫许多砖头，否则无法进出。当时一楼展室刚建立，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防范，但经不住日复一日的湿气侵蚀，许多照片资料开始霉变损坏。实在没办法，红楼管理人员陈八元同志便在一楼靠厅的地方挖了个“小窖井”，让楼上流下来的水聚集到“小窖井”，然后再把积水舀出来，抬到外面倒掉。再说，当时住户大部分烧的是柴火煤炭，每到做饭的时候，整栋楼烟熏火燎，炒菜、煮饭、炖汤、煎鱼各种味道都有，对楼下展品也十分不利。

虽然11户居民的住房条件极差，但是要全部讨回来筹办纪念馆，确实也很不容易。若他们不搬走，纪念馆的筹建也就无法落实。我们知道20世纪80年代，大家住房都十分困难，要让这些住户搬到哪里？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难题。

1991年，厦门市“两会”代表联合递交题为《建议维修保护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旧址筹建纪念馆》提案。之后，提案交由市总工会、市文管办提出具体修缮意见，市政府办公厅曾多次召开协调会落实此事。

第二次是1998年，为了保证总工会旧址纪念馆的顺利筹建，市政府决定从市第三批统建房中安排出13套交市房管所动迁，同时委托房管所对旧址进行维修。市政府一次性拿出13套房子，在当时是很不简单，下了很大决心的，彻底解决了旧址收回的难题。



第三次是2006年最后一个住户从这栋楼搬走后，为了纪念厦门总工会成立80周年，市总工会领导亲自抓修缮方案，厦门总工会旧址才正式开始全面维修。2007年，市总工会重新筹备旧址对外开放。按照保护文物“修旧如旧”的原则，经过几次重修，这座建筑仍然保留了基本原貌。整栋楼的外观，红砖的外墙、圆拱式柱廊、古建筑的屋顶风貌等细节，都和20世纪20年代照片上的图像差别不大。

九十年前总工会成立的经过

吴奕纯：1927年1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厦门总工会在大同路土堆巷成立。为什么会选择这里？

薛加宾：总工会旧址位于当时的闹市中心，紧挨着厦门最繁华的大同路和开元路。据老一辈人说，土堆巷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小山包，又因为以前堆了很多土才得名。它的路面比大同路高，往东边穿过大井脚等小巷子就是开元路，可直通菜市场、鱼仔市场和港口码头。左边往西走就是大同路、南桥巷等，电话公司和电灯公司就在附近。旧址正门往南走有麦子埕、光彩街、“夹板廖”（𦵇、𦵇、𦵇）等小巷子。除了周边巷子四通八达外，附近还是商家聚集的地方，永康成百货公司、南泰成、建成百货、同英布店、大同戏院等都与旧址距离不远。之所以选址这里，首先因为旧址所处的位置特殊，既繁华又隐蔽，可进可退，要来的人可以从不同方向进出，既安全又便于掩护和撤退。其次，因为周边商埠多、码头又不远，工人相对也较为集中，有利于开展工作。最后，当时处于国共合作时期，红楼也是国民党福建省党部所在地，共产党人罗善培（罗明）当时就担任国民党福建省党部书记，正所谓最危险的地方，也最为安全。

许多老厦门人还记得，以前，红楼四周是一片空地，土堆巷巷口有一个茶室（茶桌仔），实际上是总工会的瞭望哨，工人纠察队就设在这

里。它设在巷口有两个好处：平时便于接待工人群众来访，传递信息；特殊情况时又可以望风放哨，只要一有动静，发现情况，马上就会发出暗号通知红楼里的同志做好准备。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店铺曾经改为“土炭店”（煤炭店），是当时厦门最早的一家煤炭店，现在是食品店。

我们编写了一本《厦门工人运动大事记 1840—1998》，从中可以看到厦门总工会成立的经过：

1925 年 6 月，罗扬才和柯子鸿在太古码头附近建立工人俱乐部，并组建工人纠察队。



罗扬才(1905—1927)



柯子鸿(1893—1937)

6 月，厦门第一个工人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厦门分会成立。

11 月，厦门共青团组织帮助各行各业工人混合组成地区性工会组织——厦门工友联欢会，地址设在水仙路。

这是各行业工人混合组成的地区性组织，为避免当局干涉，暂不用“工会”名称。在开始活动的两个星期中，参加人数有二三百人，其中码头工人占多数。翌年 4 月，工友联欢会发展到 4 个，会员 800 人。



1926年5月，厦门店员工会在半公开状态下成立，一两百个店员出席成立大会，选出5个理事，粘文华任理事长，郭永畴任秘书，会址设在麦仔理。

8月初，厦门工友联欢会发表宣言，拥护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

9月，成立油漆工会，会员70余人，占油漆工人的70%。

11月，厦门工商联合会成立。罗扬才等人组织已建立的9个基层工会参加成立大会。会后举行游行，给全市工人极大的鼓舞。

12月，厦门总工会筹备处成立，工友联欢会宣布撤销。

厦门工人掀起一场以“二五加薪”为目标的“罢山罢海”运动。厦门木业锯木工人要求加薪，中共厦门干事会派人帮助成立镣柴工会，领导罢工，经过11天的斗争，取得胜利。

1927年元旦，在罗扬才等人的推动下，在厦门浮屿角召开各界民众庆祝北伐军胜利大会。会上通过《福建人民总要求十一条》。

1月，日轮“横山丸”资本家在厦门打死中国工人，激起厦门码头工人极大的愤慨。工会立即组织工人罢工，拒绝为所有日轮起卸货物，并到英国人掌握的税务署交涉，强烈要求扣留“横山丸”。斗争坚持了好几个月。

中共厦门市委成立。罗秋天任书记，罗扬才任组织部部长，吴世华任宣传部部长，杨世宁任工运部部长。

厦门印务工会要求取消包工制，取得胜利。皮鞋工会、电气工会要求加薪，在总工会（筹备会）支持下均取得胜利。

1月24日，厦门总工会成立。地址设在大同路土堆巷红楼。大会



杨世宁(1906—1927)

通过工会章程,并选出30多名委员。罗扬才任委员长,杨世宁任副委员长,吴世华任秘书,粘文华任组织部部长,柯子鸿任宣传部部长兼纠察队长。

厦门总工会原组织部长粘文华写了一篇回忆录,详细记录了当年总工会成立的情况:

厦门总工会成立之前,召开了多次筹备会,筹备委员随着当时基层工会不断成立而逐渐增加。“厦门总工会”大牌,是一块油漆的木牌,白底黑字,一米多长,一尺多宽,是在成立前就准备好了。

成立那天早上,总工会筹委先洗掉门斗上那一张用白纸写的“厦门总工会筹备会”的横幅,那张横幅是一九二六年底成立筹备会时贴上去的。然后将正式大牌挂在大门口左边,显得威严壮观。

成立那天,通往红砖大楼的土堆巷、红砖大楼内外,真是人山人海,川流不息,好不热闹。工友们穿着节日的盛装,进进出出,个个脸上露出自豪的神色,喜气洋洋,前来祝贺自己组织的诞生。

成立大会在晚上举行,会场设在二楼中厅。当时,因电力不足,灯泡少,显得暗了些,但早已准备好的蜡烛,一下子点燃数支,使得整个中厅会场光彩夺目,灿烂辉煌。

会场正中,摆着一张长桌子,上面罩着红布。墙壁上,挂贴着基层工会、社会各个团体送来的“劳工神圣”横匾等各种礼物彩旗,所属的二十三个基层工会共派了二百多名代表参加,筹备委员全体出席,并邀请了厦门学生联合会、厦门农民协会、厦门商民协会等各团体代表参加。会上还通过了工会章程,并选出了三十几名委员。罗扬才任委员长,杨世宁任副委员长,吴世华任秘书长,粘文华任组织部长,柯子鸿任宣传部长等等(按:罗扬才、杨世宁、吴世华、柯子鸿均为中共党员,粘文华为共青团员)。大会由吴世华主持,罗扬才、杨世宁先后讲话。代表来宾均发了言,祝贺厦门



总工会成立。

厦门总工会有圆形公章一枚，手摇电话机一架，油印机一台。

总工会有一支纠察队，队员二百余人（大厂两个，小厂一个，全脱产，工资由厂方负责）。柯子鸿任队长。纠察队臂章是红布写黄字：“厦门总工会纠察队”。纠察队制服、帽子、上衣呈黑蓝色、衬衣型，胸前有两个小衣袋，黑色胶鞋。总工会还购置五六支短枪。

总工会会有银质证章，圆形十二齿状，直径五厘米，刻有“厦门总工会”“证章”字样；部分基层工会也有证章，直径三厘米。当时总工会脱产干部的工资很低，每月八元至十元，大家从无计较，积极热情、任劳任怨，全心全意投入工作。

我们在布置展室时，二楼、三楼基本按照原貌布置。二楼会议室里面有组织部、宣传部、财务室和纠察队四间办公室，正中间摆放一张长条桌子；三楼的左右两边小房间是罗扬才和杨世宁的卧室。为了还原大革命时期总工会成立时的原貌，我们专门到龙岩客家人居住的武平、上杭等地方，收集到木床、桌子、椅子、脸盆架、蓑衣等，还意外地收集到一架手摇电话机和一台滚筒油印机，给展室增添了真实感和历史感。

第二次全面维修红楼时，我看到一楼右上角墙上挂着两块白底红字的搪瓷牌子，长80厘米，宽40厘米。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厦门市总工会旧址经本委于一九六一年五月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落款是“福建省人民委员会”，再看一下时间是“公元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另一块牌子写着总工会旧址的简单概况：“一九二七年一月，在共产党员罗扬才等领导下，于此成立了厦门市总工会，有基层工会二十三个，会员一万多人，领导全市工人进行‘二五加薪’和反剥削的罢工斗争。”当时我看到这两块牌子时十分激动，马上想到一定要保留下来。我生怕随着维修而丢失，便把这两块牌子搬回家中保管，直到旧址修缮完毕纪念馆对外开放时，我才将其完璧归赵，至今这两块牌子都陈

列在三楼展室的中间橱窗里。

1927年4月9日,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厦门总工会遭到破坏,罗扬才、杨世宁被捕,并在福州英勇就义。厦门工人运动被迫转入地下。我们在整理《厦门工人运动大事记1840—1998》时,发现许多资料都没有报道罗扬才与杨世宁牺牲的具体细节,甚至在福州什么地方就义都没有记载。于是,我们利用到福州开会的机会,专程去寻找罗扬才、杨世宁烈士就义的地点。我们在福州许多部门的帮助下,最终才找到被称为福州雨花台的“福州市西门鸡角弄”。20世纪50年代,鸡角弄是福州市的奶牛场,60年代是罐头厂,所以人们早已忘了它的旧名了。我们在楼前拍了一张照片,写上“罗扬才、杨世宁烈士就义的地点”,弥补了纪念馆资料的不足。

还有,在筹备展览馆时,找不到当年总工会成立的照片,也可能当时就没有条件拍照。为再现当年的盛况,我们按照当时成立的场景,请厦大美术系老师进行了艺术创作,画了一幅油画,对会场进行复原:会场正中摆着一张长桌子,上面罩着红布,墙壁上悬挂着基层工会、社会各个团体送的“劳工神圣”横匾;参加大会的工人代表们,个个



厦门总工会大会原会场(二楼)